

序言

| 世界大變局下的回顧和前瞻

作為一個長期在華府智庫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注意到近幾年來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焦慮和恐懼與日俱增，擔心將被中國取而代之，對中國一些合理的防守措施當作是進攻性威脅。於此同時，中國國內也有一些人認為美國在世界的一切活動都是針對中國，都是要圍堵中國。我認為這個分析也有些言過其實。

當然，美國內部的撕裂，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困境，給中美關係乃至逆全球化浪潮帶來眾多的不確定性和負面衝擊。新冠疫情又進一步加劇了中美雙方的猜疑和指責。俄烏戰爭的發生和僵持不僅助長了美國決策部門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兩極化陣營對立的冷戰思維，而且加速了美國的印太戰略。眾所周知，國會和行政部門關於台灣的一些舉措也加劇了台海的緊張局勢。今日世界正處在戰爭與和平、極化與共存、脫鉤與合作的又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中美關係之變、世界局勢之變

中美關係正處於建交四十五年來的最低谷。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正在朝敵對和危險的狀態發展。雙方不僅指責對方，而且兩

個超級大國之間發生軍事對抗和戰爭的風險也在上升。有些人用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甚至想看到對方發生不幸和災難。

這種局面的改變需要雙方認知的深刻變化。中美關係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同舟共濟、同仇敵愾的崢嶸歲月。自從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 20 世紀 70 年代訪華以來，中美合作有過多方面的、了不起的建樹性成就。兩國人民之間的好感和各界的密切交往不容置疑。人性是不變的，同樣是兩個偉大的文明，兩個勤勞的民族。只是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兩國各自的焦慮、困境、期望和國力的變化會導致出現很多認知上的不同。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我們應該把中美關係放在世界經濟、政治和安全版圖的根本性變化中來分析。從世界的大變局、時代的大變局中來解讀中美關係的變化。正如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所說，當前所處歷史時期是前所未有，百年未遇。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比瘟疫、戰爭和饑荒更可怕的災難，而如今它們正在同時發生。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戰爭在歐洲和中東爆發並有可能擴大，饑荒對非洲和其他一些欠發達地區造成很大威脅。最近有很多關於使用核武器的擔憂和討論，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多次使用“世界末日”這一詞語，反映了人們對國際局勢不穩定的焦慮。¹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最近所說，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

1 古莉：〈拜登擔心普京用核武引發“世界末日災難”風險〉，RFI，2022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rfi.fr/tw/國際/20221007-拜登擔心普京用核武引發-世界末日災難-風險>。

令人擔憂、非常危險的世界。²

貧富差距也成為全球性的重大問題。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發生在兩個層面，一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國內部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包括歐洲和北美在內，世界上很多國家正在面臨經濟蕭條的前夜，這一點在未來幾年也許會變得更突出。西方中產階級在萎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這會給世界帶來很多衝擊，造成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不穩定。未來還會有許多難以預料的“黑天鵝”和“灰犀牛”出現。

二是富國和貧國之間的差距在拉大，科技和通信革命既造成信息氾濫，也加深了數字鴻溝。發展赤字、安全赤字、環境赤字、醫療赤字、治理赤字都在加重。這勢必造成很多新的矛盾和新的對立。同時，一些過去二三十年經濟迅速發展的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也面臨著本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挑戰、GDP 增長放慢和國際環境負面變化的多重壓力。

更為重要的是最近發生和目前還看不到盡頭的俄烏戰爭。這場已經持續兩年多的戰爭是二戰以來世界秩序全面崩場的標誌性事件。國際秩序的倒塌以及重新確立的背後都是暴力與戰爭的腥風血雨。兩極化陣營對立這種冷戰特色在消失幾十年後，又突然回到國際輿論特別是西方話語體系之中。我想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俄烏戰爭是重塑國際秩序的最後一場戰爭，或者認為其衝擊僅限於歐洲大陸。這

2 António Guterres, *Nuclear weapons are not yesterday's problem, they remain today's growing threat*, United Nations, 2022-01-04,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articles/2022-01-04/nuclear-weapons-are-not-yesterday's-problem-they-remain-today's-growing-threat>.

場戰爭帶來的陰影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都不會消失。而 2023 年 10 月爆發的哈以衝突是加沙地帶過去幾十年來最激烈的戰爭，造成大量無辜平民死傷，外溢效應不斷擴大，中東的和平穩定似乎更為遙遠。

就美國本身而言，從特朗普到拜登，對華政策呈現延續性，這也表明中美兩國關係結構性的矛盾是中美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而非個人和黨派因素。這種結構性矛盾，主要是指兩個方面，一是由於兩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出現變化，這是西方人士經常說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也是中國國內人們常說的“老大老二”的結構性矛盾。可以這麼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第一次面對一個治理能力、綜合國力和技術潛力與自己旗鼓相當的國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中美保持這樣勢均力敵、各有千秋的局面應該是大概率。

二是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的不同。如果西方尤其是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或者安全形勢是蒸蒸日上或是穩定發展的，就不會在乎中國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但過去幾年，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發生了多方面、多層次的危機，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既缺乏基本的了解，又帶著極度的反感和恐懼。不管誰在白宮，都會跟中國強硬。在美國國內矛盾尖銳的情況下，當政者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太多政治資源來改善中美關係。這種狀況估計在未來許多年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像中美兩國有些學者所擔憂的，認為中美關係是一種“垂直的墜落”³，並不預示著武力較量和戰爭是必然註定

3 鄭永年：〈比自由落體還糟糕的中美關係〉，澎湃新聞，2020 年 5 月 19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58170。

的。我認為中美戰爭是可以也是必須避免的。就目前來講，中美決策者都不願相互間發生直接戰爭。因為這很可能是一場後果極其嚴重的毀滅性戰爭。所以我認為中美關係的未來趨勢是螺旋式的負面下降，是互相強化的不安、抵制、強硬和對抗局面。在這過程中，中美兩國正面、理性、積極的力量始終是存在的，而且也存在著互動，包括兩國元首的會晤，兩國商界、學界的緊密接觸，省州間和民間的合作和交流，數字化時代中美年輕人的溝通，這些都是有助危機管控的重要因素。

擴大利益匯合點、尋求最大公約數

在中美關係目前和未來的這種僵持局面中沒有什麼比擴大利益匯合點和尋求最大公約數來得更為重要的了。慶幸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強調了其關鍵作用。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闡述：

國與國難免存在分歧和矛盾，但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開展對話合作。一國的成功並不意味著另一國必然失敗，這個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國共同成長和進步。我們要堅持對話而不對抗、包容而不排他，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擴大利益匯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⁴

習近平主席所作的二十大工作報告又強調了“致力於擴大同各國利

4 〈習近平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社，2021年9月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597.htm。

益的匯合點”。⁵ 時任國務委員王毅在解讀工作報告中也表明中國政府努力彙聚全球治理最大公約數。因為這可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和地區環境。”⁶ 以研究比較文化著稱的新任中共宣傳部長李書磊在二十大後也撰寫文章強調：“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⁷

2022 年 11 月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印尼峇里島元首會晤後，中美雙方都表達了在中美利益交匯點合作的意願。拜登總統強調：“美國和中國必須共同努力應對跨國挑戰——例如氣候變化、包括債務減免在內的全球宏觀經濟穩定、衛生安全和全球糧食安全——因為這是國際社會的期望。”⁸ 時任拜登總統的氣候變化特使前國務卿約翰·克里指出：“中美之間目前存在很多差異已經不是什麼神秘的事情了。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美合作是擺脫人類目前相互自殺性行為的唯一途徑。”⁹

儘管中美關係中有多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也有利益衝突的因素。但

5 〈王毅：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人民日報，2022 年 11 月 8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2-11/08/content_5725232.htm。

6 〈王毅：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人民日報，2022 年 11 月 8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2-11/08/content_5725232.htm。

7 李書磊：〈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人民日報，2022 年 11 月 10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110/c1001-32562718.html>。

8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2-11-1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4/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9 John Kerry, *Remarks on the Urgency of Global Climate Ac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London, 2021-07-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remarks-on-the-urgency-of-global-climate-action/>.

我認為有兩個根本點是利益一致的。第一，兩國都不希望世界的經濟和金融不穩定。就像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幾年前說過的：你可以想像中美兩國經濟都不錯，也可以想像中美兩國經濟都不好，但很難想像兩者一個非常成功，一個一敗塗地，這在 21 世紀是不可能的。¹⁰ 這就告訴我們，維持世界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是兩國共同利益。在目前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無論在全球貿易還是外匯儲備佔比份額，人民幣的比率都是很小的。因此全球金融秩序的崩潰對美國和中國都是一場災難。

第二，中美兩國都不想陷入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避免 21 世紀毀滅性戰爭是兩國共同利益所在。如果中美交戰，任何一方都沒有辦法真正贏得這場戰爭。作為世界上頂尖的兩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他們無法將戰爭限制在某一個區域或範疇，或只是代理人的戰爭，因為槍聲一響，現實中很難控制戰爭的迅速升級。

如果說中美在以上兩個關鍵點上都是一致的，那麼所謂的根本利益衝突就無從談起。

海外學者之視角、換位思考之重要

本書以一個長期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華裔智庫學者的視角，來觀察、評論、分析中美關係螺旋式下滑的深層原因。不僅致力於“讀懂中國”，解讀中國崛起後的新格局、新思維和新戰略，以及面臨的

10 雷旋：〈前美財政部長薩默斯：中美經濟非“零和遊戲”〉，BBC News 中文，2016 年 1 月 30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6/01/160130_larry_summers_us_china_economy。

新問題、新環境和新挑戰；同時也希望幫助中國國內的讀者“讀懂美國”。

我的鄙見是，當前中國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尤其是近年來迅速變化中的美國內政外交的認識，有許多欠缺之處。雖然世界和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非常不足，但這不能減少中國因了解世界不夠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國內有些知識分子不夠了解中國自己的短板，盲目自大，因而受到海內外的很多批評。

同樣嚴重的問題在於，國內不少人對於中國自身的強大給外部世界造成的衝擊欠缺了解。用西方話語來講，中國已經是房間裏最大的一頭大象，無論動機如何，所作所為對其他國家有很大影響。這些影響有些是積極的，有些影響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如果中國自身對此缺乏足夠認識和換位思考，就很難理解外部世界面對中國的強大而產生的焦慮和恐懼。

本書從多層次、多方面印證和回應了在中美關係不景氣的環境下擴大中美利益交匯點的至關重要性。同時也具體提出了有可能突破的一些領域和群體。而這些努力中更需要強調的是中美學者應該換位思考“找相同點”。在西方“脫鉤”甚囂塵上的背景下，中國需要更多的開放，更多的換位思考，更多的求同存異，更多的對外合作。

坦率地講，中方在推動中外交流的工程中還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彌補和避免。現在，訪華外國人很少，中國人的海外交流也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受到一定限制；中國的重商主義有時會被認為缺乏人文關懷，影響了中國軟實力的發展。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可能對

中國與世界的交流造成更多的障礙或者抵觸。中國還需要警惕外交政策不被利益集團所綁架。在中外交流中，強調不同易，尋找相同難，“求同”往往可能被忽略。但人類文化是共通的，在國際交往中，真正珍貴的是強調相同點，在彼此的不同中尋求相互溝通，減少對抗。

中美關係中的某些緊張和衝突，是過分關注差異的結果。事實上，將注意點擴大到共同身份和雙方的相似之處，將有助於看待彼此更人性化而不是妖魔化，可以培養同理心，彼此尊重，並擴大共同利益。這也正是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井泉最近在接受採訪時所說的：“要想辦法把合作做大，把利益聯繫拉緊，增加外界對中美關係的信心和正面預期。”¹¹ 也就是說，在中美關係不斷惡化背景下，我們亟需尋找新的交往和合作的推動力。

章節內容、觀點簡介

全書是作者自 2020 年 3 月以來關於中美關係的時政文章選編。大多數文章最初是以英文發表。為了維持其原有的寫作背景，絕大多數章節並未做內容的編輯或更新。本書的簡體字版本最初於 2023 年底在外文出版社“讀懂中國”系列以相同書名專著有限量出版。繁體版包括了作者在近半年多來，尤其是在香港大學任教並創立“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以來的幾篇新作和採訪。

每一章都註明其原稿的出處和時間。為了控制篇幅，也刪去了幾篇

11 〈獨家對話駐美國一線外交官：現在是滾石上山，不能鬆手〉，騰訊網，2022 年 12 月 31 日，<https://new.qq.com/rain/a/20221231A052GF00>。

內容有些重複的段落。這篇序言的部分和某些篇章為從未發表過的新內容。根據切入點和內容的不同，本書分為六個部分：（1）結構與戰略；（2）焦點與漩渦；（3）中產與包容；（4）青年與觀念；（5）州省與民間；和（6）反思與共存。

第一部分“結構與戰略”闡述中美關係走向低落時期的結構性原因和美國戰略調整的困境對全球包括中國的衝擊。第一章是在 2020 年 11 月總統大選剛結束後發表於美國著名刊物《外交》。文章分析了中方對此的即時反應，尤其是對中美關係在新任拜登政府期間的期冀和疑慮。作為預測，作者認為主要基於美國內政的原因，重啟中美關係並非易事。第二章寫於拜登政府執政 100 天之際，評估拜登團隊走向“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和“結盟冷戰”的趨勢。同時分析了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應對措施。提出了如果這種“行動與反行動”的趨勢持續下去，世界將分裂為兩套體系和兩個集團。這對世界的穩定和發展不利。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來講，對美國也不利。第三章發表於“9·11”恐怖襲擊和阿富汗戰爭二十週年以及拜登政府喀布爾狼狽撤軍之時。回顧分析了這些事件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和美國國民心態的巨大影響以及華盛頓安全戰略的調整。第四章寫於 2024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前夜，聚焦於美國內政的極化、兩黨的惡鬥和社會的撕裂，用八個領域爭端的不可調和作為例子，描述了積重難返的困境。

第二部分“焦點與漩渦”有兩章，都是聚焦台灣問題。第五章的大部分內容最初發表於“德國之聲”對作者的中文專訪。文章分析了台海兩岸和美國三方的憂慮和舉措，提出了中美關係正處於螺旋式下墜的局面。台海緊張局勢是互相強化的恐懼和敵視的表現所在。

也是中美關係長期的焦點和目前負面漩渦的中心。第六章寫於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2022 年 8 月訪問台北之時。與中美兩國學者的大多數分析文章不同，這一章強調台海戰爭很有可能將是一場兩個人工智能大國之間的戰爭。人工智能在全面戰爭中被廣泛應用將是不可避免的。基於此，應該找到一些機制來避免軍事衝突的發生——來阻止這場並無勝家的災難性戰爭。

第三部分“中產與包容”的兩章都是關於中美兩國的中產階層。第七章解析了中美兩國中產在過去四十年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同經歷——中國中產的誕生和壯大和作為對應的美國中產的萎縮。這一討論一方面解釋了美國中產和勞工階級遊說和阻攔拜登政府減免與中國的關稅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一階層認為只是華爾街與大企業從中美貿易中獲益。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拜登上台後提出“中產階級外交”和特朗普 2016 年勝選也是得益於中產選民支持，通過減稅來打中產階級牌。同樣的來看中國政府，2001 年提出優先減貧和擴大中等階層，而後習主席又提出中國夢和共同富裕，重點都是擴大中產階層。第八章提出中美雙方應從兩國中產這個角度尋找共同點彌合分歧，改善兩國關係。美國應當正視中國出現龐大的中產。只有正確認識中國的中產，才能正確認識中國崛起的複雜性、變化性、多元性。中國中產的壯大，也應給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中產帶來更多的增長空間。

第四部分“青年與觀念”聚焦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兩國的年輕人。第九章詳細分析了中國的千禧一代以及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是數字時代的“互聯網原住民”。他們比上一輩的世界觀更多元、也有更多的國際化經歷，包括有一些人在美國生活的經驗。在

面對氣候變化、反對性別歧視等公共事務議題時，他們跟西方同齡人的觀念是非常接近的。同時他們又為中國近期的歷史性崛起而自豪，希望中國強大、期待中國人得到應有的國際尊重。第十章進一步分析近些年來華盛頓如何疏遠了中國的年輕人。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打壓，對中國留學生的指責和限制，再加上美國民主和社會出現的弊端和撕裂解釋了中國年輕群體在政治上對美國缺乏信任和好感的原因。第十一章回顧了特朗普後期鷹派團隊的反華舉措。日益高漲的針對中國公民和華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和麥卡錫主義從根本上背棄了美國最後殘存的影響中國的軟實力槓桿。同時這一部分也討論了美國 Z 世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全球視野。美國近期的許多民調都有一個一致的發現：29 歲以下的年輕人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比年長者高 15 到 30 個百分點。對兩國年輕人的分析給中美關係的未來帶來了新的希望。

第五部分“州省與民間”突出了除中產階層和年輕人以外的推動中美關係的四個其他力量。第十二章解釋為什麼中美間地方利益和州省交流很重要。在四十多年的交往中，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已經結成 50 個姐妹省州和 284 個友好省州和城市。美國的州政府在中國設立了 27 個代表處，比在其他任何國家都多。2021 年的一個調查顯示美國有 15 個州，中國都是其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都是美國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和經濟上的大州，比如加州、紐約州、佛羅里達州，以及選舉比較激烈的像賓夕法尼亞州、佐治亞州和弗吉尼亞州。第十三章通過中國大量民眾對科比·布萊恩特不幸離世的悼念，反映了對中國人民長久以來對這位美國籃球巨星對中國的善意的敬佩，以及他對公共外交政策的深遠影響。同時也再次提醒我們，美中關係不僅是國與國的關係，還應被視為民間的關係。第

十四章呼籲兩國以多元文化交流來重塑中美關係。兩國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是兩國關係的底線和基礎。中美關係今天能夠幸存，實際上由於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廣泛和深入。第十五章寫於中美兩國元首舊金山峰會之後，用歷史和事實論證了民間交往始終是中美關係的源頭活水。同時也提出了香港在中美關係上的特殊地位和大學智庫推動對話交流的重要性。

第六部分也是書的最後一部分，“反思與共存”通過對過去四年來中美兩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對新冠抗疫經驗教訓的回顧和反思來闡述中美合作的天經地義。第十六章羅列了中美兩國合作終結疫情的十個理由。新冠病毒不會是最後一場大流行，也不會是最後一場全球危機，美國和中國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建立應對其他挑戰的信心和能力。第十七章以新冠疫情早期中日口罩外交為啟迪，提出在全球性災難面前相信共通人性、致力於國際合作的國家通常在隨後建立起來的世界新秩序中擁有最大發言權。歷史的恩怨和眼前的敵意都不應該是人類面臨大災難時的障礙。第十八章呼籲中美兩國在數字領域聯合起來承擔共同抗擊數字鴻溝和新冠疫情的責任和義務：全球 70 個最大的數字平台中，美國和中國企業佔總市值的 90%。兩國擁有的 7 個“超級平台”（包括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和阿里巴巴）佔總市值的三分之二。第十九章總結強調重新思考或發展新的思維方式是中美兩國智庫和學界的主要任務。任何重塑中美關係的意願必須努力更正兩國間根深蒂固的認知和戰略上的缺陷和偏頗。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慣性思維、阻止正在相互加劇的敵意，尋找共同利益和新動力，最重要的是，創造未來新一輪全球化的包容性經濟增長。

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兩極對抗都不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需要，我們所在的世界應該是多邊主義的。但是很遺憾，正如基辛格博士指出的，“一些國家夢遊般的陷入了歧途”。¹² 最後一篇訪談回顧了作者和基辛格博士近二十年來的密切交往。闡述了百歲老人基辛格博士在高齡時對世界和平和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獨特貢獻。

離世前的基辛格博士不僅給了我們警示，也指明了出路：今天的美國和中國幾乎是同等強大的，這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任何一方都無法全面摧毀對方而自己幸存。¹³ 如果戰爭爆發，這將是一個絕對沒有贏家的戰爭。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美兩國必須找到一個全新的方式和視角來擴大利益交匯點，使雙方共存，讓全球獲益。



12 〈基辛格：與中國的對抗將引發沒有勝者的衝突〉，觀察者網，2021年5月22日，https://www.sohu.com/a/467999152_115479。

13 〈基辛格：與中國的對抗將引發沒有勝者的衝突〉，觀察者網，2021年5月22日，https://www.sohu.com/a/467999152_115479。